

顧平旦
曾保泉

對

聯

欣

賞

張

伯駒

書



对 联 欣 赏

顾 平 旦
曾 保 泉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frac{1}{2}$ 字数158,000 插页1

1982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02,000册

书号 10228·018 定价 0.65 元

目 录

漫话对联（代序）	1
一、对联的起源和发展	3
二、对联的形式和特点	10
1. 对称(10)	
2. 字数及格调(18)	
3. 集联(25)	
三、对联的意义和作用	31
1. 对联的政治和社会意义(31)	
2. 对联的教育和认识作用(36)	
四、对联的欣赏	44
1. 园林名胜佳话(44)	
2. 艺术美的欣赏(76)	
3. 文艺作品中的对联(93)	
4. 讽刺与幽默(104)	
五、对联的运用	111
1. 三十六行行行有(111)	
2. 自题与馈赠(116)	

3. 缅怀先、古、名人(122)

4. 门联、春联、挽联及其他(133)

六、对联选辑 153

七、对联书目举要 229

后 记 238

漫话对联(代序)

对联,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文学形式,雅一点称为楹联(或楹帖),俗一点叫做对子。追溯它的历史,则源远流长,直可攀于五代;考察它的应用,则三教九流,多曾见于各处。然而,对联却一向被看做是文人们的雕虫小技,笔墨游戏,从来是不入正宗的。诗、词、散文不用说,俗曲、谣谚、宝卷、弹词,都是可以写入文学史的,唯独对联却不曾入于史传,甚或连个人的专集都不收入。比如《郑板桥集》、《徐文长集》等等,作者都是题联名家,可是集中却不收对联。又如清末张之洞(洋务派主要人物)的集子曾由他的弟子许同莘编为《张文襄公全集》,集中附有杂著类,收有不少对联,可是后来的增订本《张文襄公全集》却反而将杂著类删去(包括对联)。对联似乎并不算是文学作品,也不属于文学形式之一。

可是,对联却并没有因此而湮没不闻,弃置不用。这是由于对联自有它独特的功用:在只言片语,著墨无多的文字中,既能叙事绘景,写意抒情,又能信手拈来,随处可用;既可题于园林亭榭、寺庙祠宇,又可用于婚丧寿挽、门宅店市。对联可以说是,浅深皆成趣,雅俗均可赏。

人们固然喜爱长江大河,可是也赞美清泉小溪。

对联在历经千年之后,直到今天依然为人们所运用,所欣赏。这人们,包括老一代革命家、文艺家、到广大人民群众。在

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对联还占据着一席之地。从客厅、书房到茅屋、陋室，都可以见到它。它的广泛性，是其他文学形式难以相比的。而且，对联随着时代的进展，还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一九七六年清明，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大量挽联，不就是明证吗？春联、婚联、挽联、自题与馈赠联等依然为人们所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今后也将会继续流传下去。

我们编写这本《对联欣赏》的目的，就是想系统而又浅显地介绍一些有关对联的知识，以求对于读者运用和欣赏对联，能有所裨益，能丰富一点人们的精神生活，能为不入经传的对联说上几句话。当然，书中疏漏错讹，选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对联的起源和发展

对联起源于何时？一般都认为起源于五代时蜀主孟昶之桃符题词。象清代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俞正燮的《癸巳存稿》、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曾提到。《楹联丛话》说：“尝闻纪文达（即清代乾隆时学者纪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长春’一联最古。”《石菊影庐笔识》说：“纪文达言楹联始蜀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十字。考宋刘孝绰（应为梁朝人）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丽，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谭嗣同这里又提出对联起自刘孝绰，但不见于正传。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等都有记载。如《蜀梼杌》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兵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

十字水中分岛屿；
数重花外见楼台。

这恐怕也可算是最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

对联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上下联的字数、句数以及平仄声相对仗。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那就更远了。如它最早的原形，则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话是很多的，这就是一个证明，而且我们更多的还可以从古代诗、赋中看到对它的影响。诗歌中的对偶，最早从《诗经》中就能见到，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如张衡的《南都赋》：“布绿叶之萋萋，敷华蕊之蓂蓂。”“虎豹黄熊游其下，麋獫狁狁戏其颠。”再如江淹的《别赋》：“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汉魏诗歌中也有对偶句子，如：“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陆云）、“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谢朓）、“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阴铿）。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及平仄声的对偶，那还要等到唐代格律诗的兴起，五律、七律以及律诗才有严格的讲究，这已是广大读者都知道的了，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像大诗人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烱炙人口的名句。

因此，我们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是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的，对联是从诗歌特别是唐代格律诗（以及汉魏的骈体赋）中发展演变出来的，即将诗、赋中的对偶句独立成为上、下两联完全对仗的文学形式。

对联起源于书桃符。远在周代就有用桃木来镇鬼驱邪的

风俗。桃符本来只是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说：“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开始在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两个神像为符，这也见于《山海经》的记载。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帖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讙。”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

对联用于祝寿和挽吊，宋代亦有记载，如孙奕《示儿篇》提到：黄耕庾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为作寿联：“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石林燕语》提到：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瞻（即苏东坡）挽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将对联题于书斋或寺庙等处，也是见于宋代的记载，象真德秀为浦城粤山学易斋题联：“坐看吴粤两山色；默契羲文千古心。”苏东坡为广州真武庙题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对联又称“对子”，文学作品中的对子，最早也出现在宋代的话本中。如《京本通俗小说》里《碾玉观音》，写崔宁吃了酒，正是：“三杯莲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又如《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中，也都用了不少对子。宋代还有“灯联”的记载，《楹联三话》引《隐居通议》说：“贾似道镇淮扬日，上元张灯，客有摘古句作灯门联者曰：‘天下三

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众称其切。”此外，如集联，就是摘取诗、词、文中的句子凑成对子也起源于宋代，大文学家王安石就颇擅长于此道。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对联最早的起源是在西蜀，较为广泛的运用，则是在宋代。可惜当时的楹联流传下来的不多，近人曲滢生曾编有《宋代楹联辑要》，录存了一些宋代楹联。

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宋代则有些冷落，流传下来的更少。我们见到的如《山居新话》记载杨瑞自题所寓春联为：“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以及书画家赵孟頫题西湖灵隐寺的对联：“龙涧风迴，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等少数记载外，很难再举出更多的例子来了。但是，在元人的杂剧中却出现了对联的形式。从现存元杂剧中看到，在每剧的收场时，常常用对子的形式点出题目和正名，如关汉卿《救风尘杂剧》在结尾时是：

题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正名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俨然是一副对仗工整对子，这也可称是元代对联的新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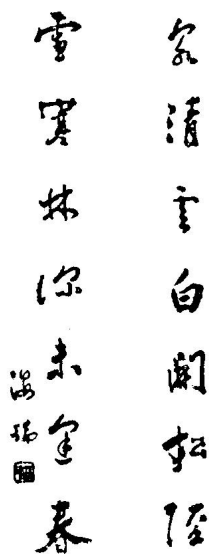
对联的真正鼎盛时期，则是在明、清两代。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为笼络知识分子，给予骈体文以特殊重视，由于科举考试的关系，许多知识分子都细心研磨，务求精进，而对联之得以兴盛，与此恐怕不无关系。而且明、清两

代的皇帝们也身体力行，倡其所好。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便是极力提倡的，据《警云楼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首。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当然，此等事不一定有，不过朱元璋作的对联确有流传，据周晖《金陵琐事》载，朱元璋曾赐与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一副御书春联：“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朱元璋这副对联，对徐达实在有点夸过了头，不够实事求是。

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清康熙玄烨南巡来到镇江金山时，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个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到处题诗写对联，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他题颐和园颐年堂的一副对联：“九陌红尘飞不到；十洲清气晓来多，”尚差强人意，但什么“红尘飞不到”，说得又是多么地违心呵！

在皇帝们的倡导下，对联也自然受到文人们的重视，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清官海瑞手书联（图一），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从袁宏道（中郎）“骑马看年对”的诗句，便可看出一斑。明代以后，撰写对联的名家自然产生了不少，象明代的解缙、清代的纪昀、翁方纲、阮元、袁枚、郑板桥（图二）、俞樾等，近代则有谭嗣同、王壬秋、林琴南、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等。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如同诗话、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问世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福建梁章钜写的《楹联丛话》，便是其中有影响的一种，他还编写了《楹联续话》、《三话》、《巧对



(图一)海瑞手书联



(图二)郑板桥手书联

录》等，继而，他的儿子梁恭辰又编写了《楹联四话》和《巧对续录》。此外，还有人编了《古今联语汇选》初到四集（外加补编）、《集联汇选》初编二编、《楹联新话》、《楹联新集》等等。关于对联的个人专著也有了。除了这些关于对联的专门著述，在其他一些诗话、笔记、丛书、杂著里，也间或有提及了某些对联的名句，如袁枚的《随园诗话》、王渔洋的《带经堂诗话》，以及前边提到的《癸巳存稿》、《石菊影庐笔识》等等也都收入很多。

对联自宋代开始问世以来，人们究竟写了多少呢？有人估计至少在十万副上下。^① 笔者没有详细作过统计，解放前上

① 见周策纵：《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和集句》，1963年香港出版。

海广益书局出版的《楹联宝库》一书中，就收入对联一万三千副之多，可谓洋洋大观，可是也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当然，这些对联由于时代的原因，玉石杂陈，鱼龙混杂，自是在所难免；不过，沙里拣金，却也能往往见宝。

二、对联的形式和特点

1. 对 称

对称，是艺术美的规律之一。对联形式上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称，从对联的语言、声调、内容、形式（字数）上都要求对称。就这一点来说，对联很象格律诗中的颌联和颈联，也有些像骈体文中的对偶句。刘勰《文心雕龙》中讲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唐初上官仪又有诗有六对、八对之说，八对为：的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随着近体格律诗的发展，对仗之法则也不断变化和翻新，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已经超出了前人概括的那些种类。对联的对仗，与格律诗的对仗大体相同。从辞语上讲，基本上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双声叠词对双声叠词，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我们试看下边几联：

山外斜阳湖外雪；
窗前流水枕前书。 ——杭州西湖宋庄联

这是为名词相对。

缅怀总理，挥泪继遗志；
怒对豺狼，横眉举刀枪。 ——挽周恩来同志联

这是为动词相对。

山深松翠冷；
树密鸟声幽。 ——扬州吴园联

这是为形容词相对。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冶冶；
风风雨雨花花草草年年暮暮朝朝。 ——上海豫园联

这是为叠词相对。

几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南腔北调人。 ——清·徐青藤自题联

这是为数量词、方位词相对。

对联的上下联一般都综合有名、动、形容词等几种词类，因此，一副对联中不单是一种词类相对，上边所举联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下一联：

天外是银河，烟波宛转；
云中开翠幄，香雨霏微。 ——北京颐和园养云轩联

联中的名、动、形容、双声等词，都各自相对。

对联对于辞语的对仗，实际上作起来，限制并不是那么死，而是可以相当灵活的。如：

槛外远山排闼绕；
楼前积水当湖看。 ——北京梁家园看云楼联

“远”和“积”，“排闼”与“当湖”，严格说来都不是对仗的。“远山”、“积水”则是所谓宽对。

另外，对联还有种种形式的对仗，什么嵌字对、顶针对（嬗递对）、拆字对、谐音对、反复对、叠字对等等，比如下边一联是嵌字对：

悲哉秋之为气；
惨矣瑾其可怀。

这是题秋瑾墓的挽联，嵌秋瑾二字。再如麟庆（1791—1846）题北京酒仙桥的对联，联中嵌酒仙桥三字（不过没有对仗）：

跨鹤酒仙应入座，
骑驴诗客或题桥。

一九三〇年贺龙、周逸群同志率红二军团驻湖北长阳水竹园时，秘书蹇先任曾改题土地庙一联，联中巧嵌土、地二字：

土豪劣绅土崩瓦解；
地痞流氓地磨草光。

还有一副嵌字巧妙自然的对联：

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
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

全联竟嵌了密云、三河、玉田、丰润、怀柔、遵化、顺义、良乡八个县名，而且构思奇巧，全无斧凿痕迹，可谓嵌字联中的一副佳作。

顶针对也叫嬗递对，即联中的下一句承接上一句。明代才子解缙八岁时游南京金水河玉栏杆，胡子祺出上联，命他对下联，解缙很快对出来了。这副对联即是顶针对：

金水河边金线柳，金线柳穿金鱼口；
玉栏杆外玉簪花，玉簪花插玉人头。

解缙不仅对得准确，而且巧妙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才思敏捷、聪慧过人。

拆字对有如拆字谜，我们试举两联，读者一看便知。《渔隐丛话》载一联为：

钜鹿触槐，死作木边之鬼；